



690 2026.01.29
隔周四出版
BUDDHIST COMPASSION

紀念淨因大和尚特輯
好好休息 乘願再來



溫暖人間

工作室的話

轉瞬間，淨因大和尚捨報圓寂已過月餘，追思和荼毗法會千人雲集，甚至跪送靈柩，萬般不捨。在響徹雲霄的經誦聲中，我們送別了尊敬的淨因大和尚。

重溫1997年淨因法師的一篇訪問[#]，他強調「學習佛法就是讓人生活得更快樂，家庭更和睦。如果說你一學佛就吃素，以吃素搞的家庭上下不安、不和諧，那你最好暫時不要吃素。佛法本身是淨化心靈的良藥，如果說你學了佛法變成了怪人，那你學佛法幹什麼？」

「釋迦講的法是人們需要的法。講些什麼、強調什麼、應該看社會需要什麼法，只有這樣才能使佛法興旺起來。」

此後接近三十年來，法師就憑着這點初心，無私奉獻他寶貴的生命。

本期我們以38版的篇幅，懷念現代高僧淨因大和尚，敬仰他佛學宏博、弘法不辭勞苦、實幹不喜功、創意豐富接地氣、更懷念他親切圓融的幽默風趣……專欄作者鄧家宙分享與法師互動的點滴、林碧君回憶隨師學習的啟發、徐圓引述法師煮飯的小故事，笑中有淚。

最後，重溫2009年淨因法師談《溫暖人間》：「你們這個雜誌從我的印象來說，它有一部分是照顧佛教徒的，這實在有高明的手法。你不能說它沒有佛教的氣息，佛教的氣息它不濃嗎？它蠻濃的，所有的佛教徒不認為，這不是佛教徒的雜誌，平衡很難把握。但你們有個好處就是，可能是它強調的時代性，確實抓住了社會的熱門話題，去回應整個社會。其實從我的印象來說，這就是佛陀的本意，救苦救難，社會上有什麼苦難，佛教有什麼回應它，人人都關心的問題，其中比如說傳統的文化或佛教，有沒有解決或是幫到的地方。」

淨因大和尚，我們會謹記你的叮嚀！

[#]刊於中國佛教協會《法音》雜誌

出版人Publisher

佛教溫暖人間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Buddhist Charity Work Shop Limited

地址

香港九龍荔枝角青山道 489-491 號
香港工業中心 C 座 904 室
Room 904, 9/F, Block C,
HK Ind. Centre, 489-491 Castle Peak Road,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 (852) 28341000

傳真 (852) 28341113

電郵 info@buddhistcompassion.org

網址 <http://www.buddhistcompassion.org>

編輯部 (852) 28345600

訂閱部 (852) 28341030

廣告部 (852) 28341000

承印

泰業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工業邨大貴街11至13號
(852) 26602600

發行

世紀書報社有限公司
(852) 34432211



本刊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本刊立場。本刊有權拒絕或修改任何廣告。溫暖人間雙周刊受國際及地區版權法例保障，未經出版人書面許可，任何圖文不得全部或局部轉載、翻譯或重印。我們非常感恩讀者閱讀《溫暖人間》。讀者萬一發現本雜誌出現缺頁、破損或釘裝錯誤，敬請立即致電 28348990，以便安排退換。

文：溫暖人間採訪組
圖：曾憲威、葉永東、可人、初醒 / 部分圖片由港大佛學研究中心、珠海學院佛學研究中心、寶蓮禪寺、香港梅村、香港園藝學會及受訪者提供，特此鳴謝。



紀念淨因大和尚

好好休息 乘願再來

- 懷念淨因大和尚的法緣與宏願
- 淨因大和尚生平
- 從五比丘到倫敦佛學博士
- **將佛學引進大學殿堂**
- 因師在港大的日子
- 放低自我，成就大眾
- 學生分享
- **迎請一行禪師來港**
- 連結梅村與蓮池寺
- 正念修習的熱情推動者
- **落實應用佛學教程**
- 香港珠海學院佛學研究中心事蹟
- 為法而來：痛悼淨因和尚
- **感恩寶蓮 報恩眾生**
- 淨因大和尚與大佛有緣
- 寶蓮之願
- 淨因法師部分出版著作精選

40 36 33 30 27 24 23 20 18 15 10 08 06



2023年大和尚與一眾義工埋首種藕，準備第一屆荷花節。

懷念淨因大和尚的法緣與宏願

文：夏娃

香江之畔，大嶼山麓，寶蓮禪寺的晨鐘依舊在雲霧間迴盪，只是那曾立於鐘下遠眺的身影，已化入無盡的慈悲海。淨因大和尚，這位香港佛教界的傳燈者，留下了一串深淺交錯的足跡。其中有一條尤為清晰，那是由蓮花鋪就的小徑，蜿蜒於南北法脈之間，綻放於現代都市的心田。

一念清淨，香江紮根

蓮之緣，起於一念清淨的初心。大和尚初至寶蓮，見寺名有「蓮」卻無蓮，心中便存下一份掛念。「寶蓮禪寺既然叫『寶蓮』，不可能沒有蓮。」這句話，成了他日後無數耕耘的起點。他像一位耐心的農夫，在香港這片被視為「不宜種蓮」的土地上，開始了長達三年的試驗。

第一年千盆盡萎，他不言棄；第二年請益專家，廣納智慧；第三年終見蓮開，且不止於夏。他發現香港無霜無雪，竟可一年三度植蓮，讓佛誕、中秋、國慶皆有蓮花相伴。這不單是園藝的成功，更是一位修行者以實踐印證「緣起」的功課。萬法因緣和合，只要創造足夠的善因，淨土即在眼前。

千葉之願，未竟的靈山夢

這份對蓮的掛念，遠不止於一地一寺的妝點。數年前，湖北當陽玉泉寺方丈道偉法師到訪，淨因大和尚提出一個心願：將玉泉祖庭那株相傳有千葉之祥的古千瓣蓮，請至香港。在他心中，這並非簡單的花木遷移，而是「將祖師道場的靈氣與法脈，請至東方之珠」。北蓮南移，氣候迥異，手續繁複，他們曾詳論分株、引種、乃至現代科技保育之法，此事更成了兩位法師心中「共同的牽掛」。這未竟的願，映照出大和尚宏闊的視野，他志在連接的，是古今的血脈，南北的法流。

從禪寺到議廳的慈悲關懷

而他種下的蓮，早已越過山門，開在了香港的心房。立法會綜合大樓的宴會廳外，曾有一池寂寞的蓮花生長寥落。因緣和合，在議員的牽線下，秘書處尋至寶蓮禪寺。淨因大和尚欣然贈送三十餘株姿態各異的蓮，並悉心指導布置。不過數周，池水重現生機，蓮葉田田，花影綽約。那「出淤泥而不染」、「中通外直」的特質，正是對公職人員「廉潔奉公」的無聲勉勵，也讓蓮花成為一種流動的智慧。

這正是淨因大和尚弘法事業的縮影，既深植傳統，又擁抱現代；既注重內心修持，又積極介入社會。他推動「應用佛教」，讓佛法智慧落實在日常生活；他舉辦藝術講座、工作坊，以美為橋樑接引大眾；他探索以人工智慧弘法，讓教誨通過科技觸及更年輕的心靈；他是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將學術的嚴謹注入佛學研究……凡此種種，無不是他「悲願」的化身，將佛法化為世間可見、可感、可滋養心靈的風景。

月華如水，普照大千。此刻的香港，蓮華淨土已然處處生輝。淨因大和尚親手種下的這份「蓮緣」，早已將佛法的深義栽種於人間，織入香港這座城市的經緯中。

人這一生很短，一定要好好做事。

——淨因大和尚

淨因大和尚生平

1982

江蘇省泰興中學畢業，同年在南京棲霞禪寺受戒，入讀中國佛學院南京棲霞山分院。

1963

出生於江蘇泰興。

1991

|

1994

於斯里蘭卡克拉尼亞大學巴利語佛學研究生院修讀佛學文學碩士與佛學哲學碩士。

1986

中國佛教協會趙樸初會長選派，包括淨因在內的五位年輕僧人赴斯里蘭卡留學。



2000

應李焯芬教授邀請，協助創辦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CBS），後任總監。

1995秋

|

2001

於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攻讀宗教研究系博士，2001年取得博士學位。

2025年12月22日（歲次乙巳年十一月初三日），曹洞正宗四十二代、寶蓮禪寺董事會主席、第八代住持淨因大和尚住世緣盡，安詳捨報，世壽六十二，僧臘四十四，戒臘四十二。

2001

|

2010

應邀擔任香港佛教聯合會轄下香港佛教僧伽學院副院長。



2015

接任寶蓮禪寺第八代住持。

2020

出任大嶼山分區委員會委員，貢獻離島發展與文化保育。



2025

獲行政長官頒授榮譽勳章。



2025/12/22

圓寂。



2010

受南京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聘為教授，2013為博士生導師。

2017

協助香港珠海學院創立佛學研究中心並任總監。

從五比丘到倫敦佛學博士

文：徐圓

五比丘合照，左一為淨因大和尚



寶蓮禪寺資助五比丘

斯里蘭卡留學初期，五比丘每人每月得到24元人民幣（約3美元）零用錢。

從第二年開始，維普拉莎拉長老每月提供四百盧比（約8美元）。這費用只勉強可以買一本書。

當樸老得知此情況後，極力爭取下，從第三年開始，每月提供40美元（30美元由中國佛教協會出，10美元由樸老本人資助）。五比丘從此不必為經濟拮据而分心。

1991年，五比丘打算繼續攻讀文學碩士學位，但如同吃了上頓沒有下頓的人，整天為學費沒有着落而發愁。再度向樸老求救。結果得到香港寶蓮禪寺資助，到了英國後，寶蓮禪寺又提供生活費。解除了大家的經濟困境，因而安心讀書。

淨因法師1963年誕生於江蘇泰興，爺爺是虔誠佛教徒、中醫師。童年時值文化大革命，宗教被視為迷信，嚴禁念佛拜佛，佛教書籍必須被焚。爺爺冒險把佛書埋在床底。期間，爺爺白天在外面因為「迷信」被批鬥，但回家後，卻禁止家人說佛的壞話。淨因法師回憶說：「我當時還是紅小兵大隊長，白天造反，晚上回家就不敢造反。」爺爺對佛法的尊重與保護，對他產生莫大的影響。

潛移默化，佛根深種。文革結束後，法師得以跟隨爺爺到寺院，接觸佛教，還曾經在大明寺居住一年，每天種花、掃地、接待，每月還領取十多元人民幣生活費。及至19歲因緣具足，在南京棲霞寺受戒，入讀中國佛學院南京棲霞山分院，1984年考入北京中國佛學院，讀了兩年。

五比丘佛國求法

1986年，在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居士的推動下，選拔了五位比丘到斯里蘭卡求學，淨因法師是其中之一。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後，首個佛教僧團公派留學的先驅。

留學蘭卡八年，生活很不容易，在人地生疏的異國，天氣潮濕多蚊蟲，食物全是辣的。吃一口食物要喝一口水，一頓餐後滿肚是水。早餐是麵包，沒有稀飯到肚，肚子空空如也，苦不堪言。果不其然寫信向樸老求救。

樸老以四聖諦的原理善巧叮嚀：出國留學的部分任務，就是學會自己解決困難。生活中會遇到各



種苦，找到苦的根源，學會自己化解，這也是留學的一部分。

這句話讓淨因法師得到很大的啟發。「無論我們做什麼，都會遇到麻煩的人和事。如果說，你把它當成麻煩、頻頻糾結，抓着不放，麻煩就越來越多。如果自己主動去化解，慢慢適應，心就能安下來。」法師2019年接受「大菩文化」記者訪問時，分享了以上的心聲。

自此之後，因師遇到問題，都先自己解決，不會把問題輕易「上交」。「你不覺得它苦就沒什麼，很多苦不苦就只有心知道……把苦當作體驗其實蠻有意思的。」這個深刻體驗，啟發他下半生致力運用佛法解決人生的種種煩惱。

人間佛教的啟蒙

樸老要求五比丘必須住寺院，從而了解斯里蘭卡的寺院制度。所以他們的衣、食、住、行都與當地僧人無異，也參加早晚殿、托鉢應供。更重新受了南傳比丘戒，當時是蘭卡相當轟動的佛教新聞。

淨因法師以大乘漢僧到小乘佛國學習和生活，充分吸收了原始佛教的真諦。他有時甚至覺得「南傳佛教更接近於人間佛教，他們的日常生活言行，基本上都是佛教思想在起指導作用，佛法成了他們言行的準則。」

他萬萬始料不到，學習和領會原始佛教，大大幫助他幾年後設計香港大學第一個佛學研究中心的課程；也讓他日後在漢傳佛教與南傳佛教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能在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之間進行角色轉化。

中國首位西方佛學博士

1992至1994年，五比丘不負眾望，先後考取文學碩士和哲學碩士學位。淨因法師在海外留學多年，有見於外國人普遍認為中國已經沒有佛教了，故此他的論文是關於當代中國佛教的狀況。

在中國佛教歷史上，淨因法師是首位在西方學府考取佛學博士的出家人。法師形容這個過程「糊里糊塗」。在斯里蘭卡學成後，他聽說可以到英國繼續升學，於是便投考了。1995年秋天抵達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攻讀博士學位。他的論文是《戒律的演變與佛教的興衰》。簡單來說，沒有戒律就沒有僧團、沒有佛教。他認為：「中國佛教在戒律方面存在的問題很多，需要作全面深入的研究。這是一項不可迴避而又意義重大的工作。」

1999年，在英國結束學業之際，時任香港大學副校長李焯芬教授在英國約見淨因法師，邀請他幫忙成立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這是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山劈石重任，法師說可以，不過港大得要向中國佛教協會借人。

創辦港大佛學研究中心

2000至2010年，淨因法師擔任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CBS）總監，以學術身分開展他另一頁弘法篇章。斯里蘭卡中國留學僧會高度評價：「它標誌着漢傳佛學研究系統性地進入了國際主流高等教育體系，採用現代學術規範與方法進行教學與研究。」

港大這個佛學課程吸引了無數專業人士、退休高官、學者、企業家就讀，香港佛教的形象，從「迷信」、「婦孺」、「燒香祈福」的層次，躍升到高等學府的殿堂。這二十五年間，佛學研究中心碩士課程依舊是港大最受歡迎的碩士課程之一。淨因法師作為從零開始的開荒牛，功不可沒！



綜觀大和尚一生，是學者，亦是禪者；是師者，亦是行者。其著述豐碩，深入淺出，融通古今；其志業則上承寶蓮禪寺自紀修、筏可諸祖以來「農禪並重、重視教育」之宗風，下開當代佛教融入社會、服務人群之新篇。其悲願，恰似天壇大佛之慈顏，靜默無言，卻予人無盡溫暖與力量；其功德，亦如大嶼山之雲海，綿延廣大，潤澤無聲。

—— 寬運大和尚



將佛法引進大學殿堂

他總是滿懷希望、信心滿滿，
有學不完的知識，講不完的課，做不完的事。

——妙華法師

因師在港大的日子

文：李焯芬

學佛的一個重要課題，是要學會面對無常、接受無常。

可是，對我和不少認識淨因法師的朋友們來說，因師的遽然西去，確實是十分難以接受的無常。

我第一次見到淨因法師，是二十多年前的一個冬日晚上，在倫敦唐人街一家小餐館內。那年，我們有一個工作小組，包括衍空法師、陳麗雲教授（時任港大社會科學院院長）及我（時任港大副校長），準備在港大設立佛學研究中心，並開辦佛學碩士課程。這個建議已得到香港大學教務委員會及校務委員會的正式批准，我們要物色中心的主任和老師了。

對佛教事業的擔當

衍空法師早前曾在倫敦大學的亞非學院 (School of African and Oriental Studies) 念過書，知道淨因法師正在該校完成博士學位課程，快畢業了，建議我試試與他聯絡，看看他能否來港大任教，並主持佛學研究中心的工作。於是，我去了倫敦找因師。

那天晚上，因師和我談得十分投契。因師認為，在一所公營的綜合大學辦佛學碩士課程，是一種創舉，值得一試，儘管可能會遇上不少的困難和挑戰。出於對佛教教育的承擔，他表示願意到港大任職，但也同時表明：他當年出國留學，是由中國佛協和趙樸初老居士選派的。日後，在港大的工作上了軌道後，他有義務回內地佛教界服務一個時期。這反映了他的感恩心與及對中國佛教事業的擔當。就這樣，他數月後來了港大，擔任佛學研究中心的首任總監，隨即正式展開招生、招聘老師、籌集資源等工作。



淨因大和尚與李焯芬教授合照



淨因大和尚（左一）在港大佛學研究中心暨佛學碩士課程成立典禮



淨因大和尚在香港大學授課

招生方面，我們最初以為，佛學碩士課程會像許多其他碩士課程那樣，每年能招上十多二十個學生，結果是申請人數遠遠比預期的多。於是每年把招生名額限定為八十人，可遺珠仍然甚多。申請報讀的外籍學生亦非常多，佛學碩士課程於是成為港大最國際化的課程之一。

遍邀蘭卡名師任教

在建設教師隊伍方面，因師把他當年在斯里蘭卡念碩士時的幾位佛學名師都請了來港大任教。這些老師們的佛學造詣都極高、教學十分認真、對學生的要求亦高。同學們發覺這個碩士課程並不易讀；畢業後覺得很有收穫，對老師們亦都極為尊敬。

在香港，授課式的碩士課程都沒有政府資助，基本上都是盈虧自負的。單靠學費的收入，不足以應付各項開支；於是需要去募捐、化緣。作為佛學研究中心的首任總監，淨因法師不但具有出色的領導能力，還有巨大的親和力和個人魅力，這對中心的籌款工作，無疑極有幫助。

因師在校內廣結善緣，與其他學院、學系和老師們合作非常愉快。於是，中心陸續發展了不少跨學科的研究項目。例如與醫學院合作，開展腦科學與禪修的研究；與社工系合作，開展佛法輔導與戒毒的研究；與港大美術博物館及藝術系合作，開展敦煌藝術的研究。大學非常讚賞這些跨學科的研究。

於是，中心先後成功培育了數十位博士研究生，又陸續開辦了漢文佛典、本科副修、通識等佛學課程，甚受歡迎；近年又成

功開辦了佛教心理輔導碩士課程。港大是一所百年老店，行政規範和程序不少，但因師都能從容應付，亦從不抱怨，因此深得大學上上下下眾人的敬重。

廣結善緣 嚴持戒律

香港大學位於香港島的西端，為了方便，許多老師們都會在學校附近找居住的地方，有些老師還會選擇住在校內的賓館或宿舍內。因師在港大任職期間，一直寄居於荃灣南天竺寺的一個小客房內。荃灣離港大校園較遠，因師經常在港大辦公室工作至深夜，然後回荃灣南天竺寺，舟車勞頓，往返時間亦較長。他認為自己既是出家人，應住在寺院內。眾所周知：他待人接物，特別和藹可親，讓人如沐春風。但作為一位出家人，他寧可生活不便，仍一直嚴持戒律。

因師在港大辛勞十年，既為佛學研究中心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也為公營綜合大學開辦佛學學位課程，累積了不少寶貴的經驗，包括創新與突破，成績斐然，有目共睹。十年後他如約回內地佛教界服務。

若干年後，因緣際會又有機會回港工作。當時有不少佛教界及教育界的機構誠邀他出任高職，其中有些是託我代為轉達的。職位的名譽、社會地位、福利待遇都甚高，極具吸引力，因師笑着一一婉拒了。他明確選擇了為寶蓮禪寺服務，出任第八任方丈，原因是他當年能出國留學，提供獎學金的正是寶蓮禪寺。他是懷着感恩的心回寶蓮禪寺服務的。

淨因大和尚在香港大學講學的日子





在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Carol一直跟隨淨因大和尚當秘書，照片攝於早年弘法精舍。

放低自我，成就大眾

文：Carol Li

認識淨因法師，是在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工作所結的法緣。法師從英國完成博士學位後，於2001年9月加入港大佛學中心。我當時也是畢業沒多久，經驗尚淺，以中心的規模及資源，經營不易。

這並未讓法師卻步，他反而非常進取，於上任後不久，已邀請當時在國際知名的一行禪師來港作公開弘法活動，以當時全職員工只有法師和我的規模，很難想像能辦得到。但法師總是以樂觀的性格、善巧的方法，把各方的資源匯聚起來，把不可能變成可能，他就是這樣成就了佛學研究中心頭十年大大小小的弘法活動及課程，把根基打好。在我眼中，歷年來他所做的都在成就大眾，光環都給別人，把自己放得很低。

記得有一次我在工作上犯了錯，心裏很內疚，法師不但沒有責罵，還安撫我的情緒，然後循循善誘，想辦法來善後。我們跟法師工作從不需要隱瞞什麼，因為我們知道他寧願我們坦白，亦願意在有問題時，隨時準備好作為領導的擔當。

包容心大 親和力強

法師非常樂於聽取別人的意見，處事比較保守的我，意見經常和法師大相逕庭，但我知道法師總是很珍惜我的意見，並很希望多聽各方聲音。只要是忠言，哪怕逆耳，他都願意聽，所以我們從不需顧慮他愛聽什麼、不愛聽什麼，有話直說，不用拐彎抹角，他的胸襟讓我們這些跟他工作的人毫無顧慮。

法師待人非常真誠，包容度很高，所以總是能夠吸引不同的人才在身邊工作。在港大的十年，有很多校友擁護法師並支持他不同的弘法項

目。或許有些人覺得那是僥幸，但後來法師到了南京大學，短短幾年間在他身邊又出現了很多護持法師的南大校友，可見法師的寬廣心胸、睿智及親和力，所到之處都能感召各種背景的人才和他一起成就弘法志業。

法師的日常起居、飲食衣具，都不講究，最著緊是電腦及硬盤內的弘法資料。為了備課及說法，常常廢寢忘餐，有時當我勸他不要令自己那麼累，他就會回我說：「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說的時候語氣倒是很輕鬆的，好像都是理所當然的事。

後來，在寶蓮禪寺陞座儀式中，我記得有一個環節，法師對着大眾嚴正地說了同樣的這兩句偈頌，當時我內心真的很感動，心裏想這不就是平常法師都掛在口邊的話嗎？現在他肩負起方丈一職，說着同樣的偈頌，我是打從心底的隨喜和感動！（就連我現在回想起來，也不禁感動地哭了。）

總想着別人 忘了自己

不知大家有否留意，比起以往，寶蓮禪寺外多了很多漂亮的花，這些都是法師希望美化環境而謀劃的。有一次我路過花叢時問法師，他法務已那麼繁忙，是什麼推動他做那麼多，連種花都顧上了？作為一位佛教學者，他絕對有能力可以說很多大道理，但他當時只是淡淡的說，他見到眾生賞花很開心，他就開心。說起來很平常，但我聽進去感受很深，淨因法師就是這樣，心裏總是想到別人、想到大眾，都忘了自己。

得知法師示寂當天，我急忙趕上寶蓮禪寺，心裏很是震驚、難過和不捨。在上山的路上，我坐在車裏，碰巧當天天氣很好，陽光照進車內，讓我想到平常法師給人的溫暖和希望。願他的這份能量，繼續推動大家，以他為榜樣，為眾生帶來幸福和喜悅。



淨因大和尚在寶蓮禪寺陞座儀式

學生分享

佛教大雄中學前任校長何婉瑩：

淨因法師教的課是大乘佛教，我記得第一節課他只用了兩張投影片，第一張（見下圖）講了三小時，第二張只是一朵蓮花。第一張內容豐富，主題是「不識本心學法無益」，層次從迷到悟、從有我到無我、從貪嗔癡到戒定慧、從污染到清淨、從執着到空慧、從煩惱到菩提、從他力到自力、從眾生到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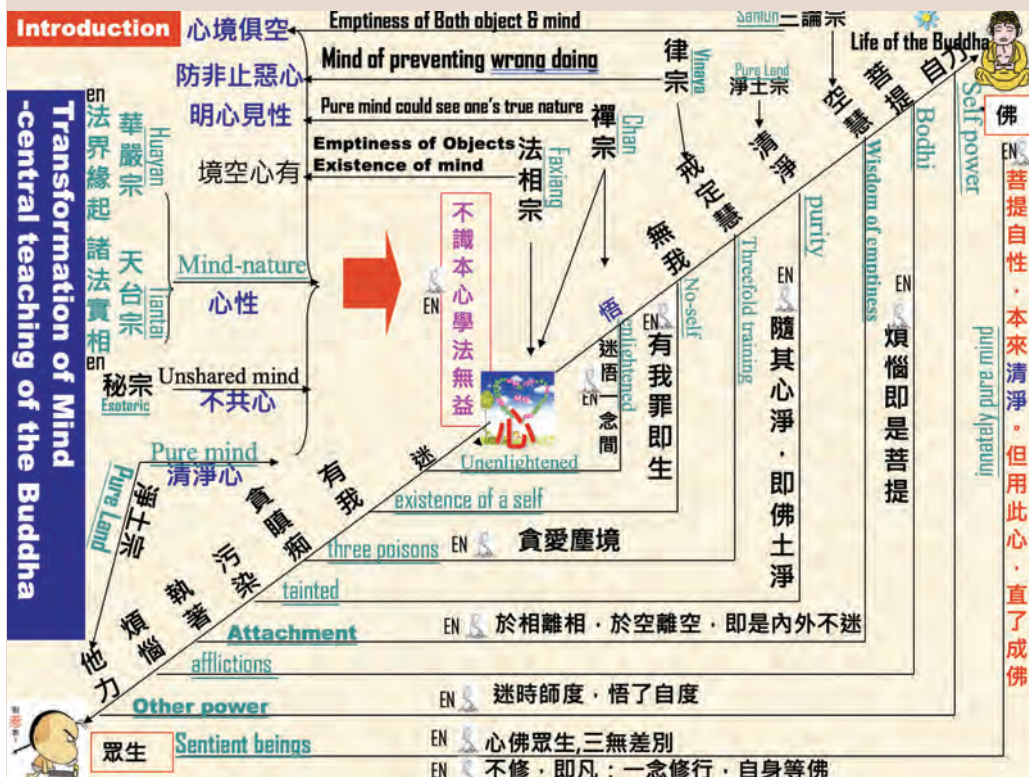
在相關處又加入適當偈語，如「迷悟一念間」、「有我罪即生」、「貪愛塵境」、「隨其心淨，即佛土淨」……等等。又有中國大乘八宗的重點宗旨。

全部中英對照，只要一按超連結便可以看到中英解說。只是第一節三小時的課，便替我們把多年來學過的佛學知識溫故知新。他的備課時間亦可想而知。但我們想抄筆記也無從入手，用手機拍攝也難以翻看。

我記得課後離開大學校園時碰上了因師，我當然向他「訴苦」，並給他看手機拍攝的投影片，希望他可以將電子版的投影片給我們。當他看了我手機拍的朦朧相片，因師哈哈大笑，但他非常慈悲，一口答應了，說會將筆記交給當年的助教——Justin Lam。現在我還在家中牆上貼着那第一節課的中文版投影片，方便隨時可以查閱。



淨因大和尚與何婉瑩



學生分享

駱慧瑛博士：

在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修讀博士中期，學業陷入瓶頸，進退維谷，曾一度萌生放棄之念。某日課後，順道送交文件至淨因法師辦公室，彼時天色昏暗，心境亦同樣沉重。因師端詳我片刻，隨即轉身指向案前一座小魚缸，介紹其中約二十尾小魚。於我看來，魚兒形貌相近，並無特別意義；然因師卻逐一細數其名號、性情，乃至優缺點，並笑言牠們皆處於「半死不活」態。隨後轉而對我說道：他的博士生亦復如是，而他的責任，便是令其「起死回生」。

聞言，我頓生慚愧，亦深受感動，遂即打消退學之念，重新發願精進。



迎請 一行禪師來港

眾生的痛苦太重，你常常忘了自己，
把歲月和辛勞都奉獻給了弘法事業。
你來不及好好照顧逐漸衰弱的身體，
只希望佛法像甘露一樣滋潤大眾。

—— 學弟性慈



連結梅村與蓮池寺

文：徐圓

「淨因法師答應幫忙的，他一定做到底！」
慈山寺秘書長倪偲瀚(Walter)說。

他回憶梅村僧團最初落戶香港，五位越南比丘擠在尖沙咀一個小單位。Walter經常與他們行山，得悉他們都盼望有個接近大自然的禪修場地。Walter將這個願望轉告淨因法師。

法師牢牢記住。經過幾年來的探索、斡旋，終於覓得大嶼山昂坪蓮池寺。法師奔走於梅村僧團與蓮池寺功德主楊釗居士之間，協助解決大大小小的問題。

2010年，一行禪師第三次來港弘法。當禪師與僧團離開香港時，淨因法師與Walter匆匆趕到機場送行，懇請禪師接受蓮池寺作為梅村修行道場。

一行禪師表示，他不會擁有蓮池寺，只會使用這個地方推動禪修。他不懂房地產法律，只能用佛法為契約，接受這個地方。

從2011年起，梅村香港基金會-亞洲應用佛學院在蓮池寺成立，每逢周日舉行共修日。將佛教的應用與實修帶給大眾，每次吸引上百信眾參加，包括不少青年人參與。



淨因大和尚與Walter陪同一行禪師參訪蓮池



每年正月初三，香港梅村法師們必定到寶蓮禪寺拜年。

正念修習的熱情推動者

文：汪橋

淨因大和尚圓寂後，常隨身邊的人追憶道：「大和尚總能將許多人視為不可能的事化為現實。」從他多年前促成法國梅村與內地佛教界互訪交流，並邀請一行禪師及其僧團赴港弘法一事，便可窺見其生前非凡的特質——善為紐帶，和合眾緣，推動一項項弘法事業圓滿成就。

九十年代認識梅村

大和尚與梅村因緣甚深。去年二月，寶蓮禪寺舉辦「禪修體驗日」，大和尚特別邀請香港梅村僧團帶領「正念禪修」，並在活動開始前分享了與梅村的因緣：早在1995年，他於英國攻讀博士期間，參加了一行禪師與僧團在當地的弘法活動，親身體驗梅村傳統的正念修習後，他形容自己自此成為「熱情的推動者」。

這份早年身為學僧時點燃的熱忱，歷久彌新，伴隨他出任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總監，乃至接任寶蓮禪寺方丈。無論身居何職，大和尚皆善巧運用其卓越的紐帶之力，不僅推動梅村與內地佛教界的交

流，亦在香港灑下正念的種子。

梅村早期的一份通訊 (Newsletter) 記載，1999年，一行禪師率領來自18個國家、逾200位僧俗組成的大型代表團訪問中國。「淨因法師在行程安排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他當時正於倫敦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並曾多次參與一行禪師在英國的佛法開示與禪修。」

促成梅村與內地交流

通訊中寫道：「梅村僧團持續行禪（甚至在長城上）、止語進食、修習梅村傳統方法，這些實踐常令中國僧眾與居士感到驚喜與觸動，引發深切的情感共鳴與進一步學習的願心。」「此次訪問圓滿成功，增進了梅村與中國佛教界之間的了解、信任與未來合作。」

淨因大和尚不僅是該次交流的重要推手，更隨團擔任一行禪師的翻譯。大和尚還陪同一行禪師前往醫院，探望當時94歲高齡的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先生。

當時梅村僧團隨行結緣的禮物，是禪

師所著的佛陀傳記《故道白雲》。此書由大和尚邀請何蕙儀女士翻譯，為配合行程在短時間內完成，使這本新譯之作成為一份珍貴的法禮。《故道白雲》以生動、貼近人性的方式，重現佛陀的生命故事，吸引了佛教徒與眾多非佛教讀者，至今仍廣受歡迎。

1999年的交流中，梅村與內地佛教界雙方商議了未來的互動計劃，包括邀請中國僧眾參訪梅村位於法國的正念修習中心。2000年10月，中國佛教協會代表團如期訪問法國波爾多的梅村禪修中心，並參與了梅村舉辦的國際佛教與和平會議。淨因大和尚隨行並協助翻譯。

邀請一行禪師香港弘法

2001年，淨因大和尚出任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總監，上任不久即邀請梅村僧團來港弘法，於香港大學等地舉行公開講座與禪修，將梅村傳統——正念生活的藝術引入香港。

一行禪師其後於2002年、2007年、2010年及2013年多次率眾來港主持禪修營與公開講座，開啟了正念修習在香港的持續推廣。2011年春天，香港梅村於蓮池寺正式開展弘法工作，實踐一行禪師倡議在亞洲成立應用佛學院，將佛教的應用與實修帶給亞洲區大眾。

與此同時，梅村僧團連續多年於國慶期間赴揚州文峰寺舉辦五日正念禪營，為內地修習者提供了體驗正念生活藝術的寶貴機會。大和尚正是成就此事的重要橋樑。



Wake
up
together

深得僧團敬重敬愛

亞洲應用佛學院（香港梅村）總監法欽法師說，他深切感受到淨因大和尚對梅村的熱愛，梅村僧團對他深懷感恩。

大和尚擔任寶蓮禪寺方丈後，與香港梅村成為鄰居，每年農曆正月初三，香港梅村全體法師都會前往寶蓮禪寺向大和尚拜年。

「梅村法師們視淨因大和尚為師兄，我們對他極為敬重和敬愛。」法欽法師說：「他的離去是香港佛教界的重大損失。他擁有廣闊而活躍的聯繫網絡，以開放之心與佛教社群互動。1999年一行禪師率團訪問內地，他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也助力了香港佛教界的成長。他不僅在香港與內地推廣佛法，也是佛教與其他傳統文化之間的橋樑。」

真正的佛法是拿來用的，不是拿來說的。

——淨因大和尚



香港珠海學院佛學研究中心事蹟

文：夏娃

世間緣起緣滅，如晨露晞光，總在看似最尋常的時刻劃下句點。去年歲末，身兼香港珠海學院佛學研究中心總監的淨因大和尚驟然圓寂，盪開層層漣漪。

香港珠海學院佛學研究中心副總監（行政）王冰，與大和尚相識近三十載，從學生成為同事，緣分絲縷綿長；而客座教授溫金玉，自2022年加入香港珠海學院佛學研究中心，亦以筆墨泣訴，記下與法師交往的點滴溫暖。

兩段交會的因緣，共同勾勒出一位僧侶學者為法忘軀、誨人不倦的側影。

從生活禪夏令營到香江杏壇

王冰回憶與淨因法師的相識，是在1996年河北的柏林禪寺。炎炎夏日，內地首個面向大學生的「生活禪夏令營」於此舉辦。淨慧長老為培育青年僧才，邀請了當時一批年輕的學僧與海外留學的法師前來授課，淨因法師便是其中之一。

「自那時起，他已顯露才華與願力，幾乎有求必應，先後參與了不下二十屆的夏令營。」王冰緩緩說道，那七日的禪寺生活，如一粒種子，落入心田。爾後因緣輾轉，2003年，她赴香港大學攻讀佛學碩士，再度與法師相遇，從此開啟了逾二十年的師友之誼。

而論淨因法師與香港珠海學院的因緣，則始於李焯芬教授的殷切邀請。當時學院籌設佛學研究中心，李教授期盼課程能側重漢傳佛教的弘揚，遂禮請法師出任總監。法師學貫中西，對漢傳佛教的底蘊深厚，他的加入，為中心奠定了清晰的學術方向與實踐精神。

應用佛學的理論與實踐

談及淨因法師對中心最核心的貢獻，王冰坦言，是「應用佛學文學碩士」課程框架的搭建。「法師提出『應用佛學』，在我認知裏應是首創，至少是香港同類課程中的唯一。」也有教內外人士不理解這個提法，「佛法本來就是應用的，何須強加『應用』二字。」



2004年，王冰於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畢業典禮上獲頒佛學碩士學位，圖為她與導師淨因大和尚合影。

王冰分享她的理解：正因為在現實世界中，人們不自覺地將佛法與生活割裂開來，法師強調佛學不應僅是象牙塔中的義理辨析，更應能指導生活、化解現實困境。「他常常說，佛法是要拿來用的。」這理念與太虛大師當年提倡的「人生佛教」一脈相承，皆是將佛法重新拉回人間，關切生命的當下與苦樂。

搭建教界與學界的橋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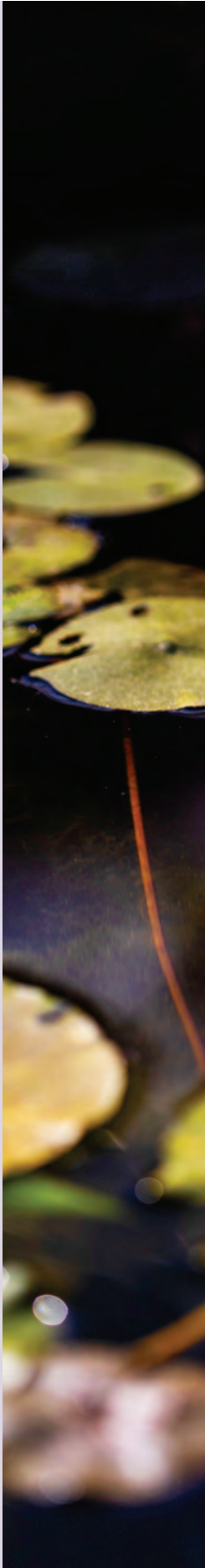
課程內容兼顧義理與實用，如「佛教禪學概論」、「佛教與藝術」、「佛教與健康」、「佛教心理輔導」、「正念的現代理論與實踐」、「生活禪的理論與實踐」等。法師更親自講授「佛教與管理」、「禪學與心理學」等科目。王冰回憶其教學風采：「他的課堂總是笑聲不斷，幽默、接地氣。但他更像一個禪師，會不斷拋出問題，不給你太多思考時間，逼你當下反應。」這種活潑而具挑戰性的教學，讓學生又愛又「懼」，卻在無形中鍛鍊了思辨與應變能力。

在王冰看來，香港珠海學院佛學碩士課程的特色之一，在於學院與寺院及社會之間的緊密結合。「很感恩大和尚的因緣還有寶蓮禪寺的支援，寺方為學生提供了一個實踐的基地。」無論是參與荷花節、千人禪修等大型活動的義工團隊，或是畢業生留在寺中服務，都讓學生得以將課堂所學，落實在具體的歷練中。

笑別校門的最後印象

談及淨因法師的驟逝，王冰的聲音裏仍有未散的恍惚與不捨。最後一次見面，是去年12月16日，法師回校與管理層開會，討論中心未來發展，之後在辦公室與大家座談。傍晚時分，眾人

2025年首屆寶蓮禪寺千人禪修日，淨因大和尚與香港珠海學院學生義工合影。





學習佛法必須準確地學習。
應用的話，必須用現代人的語境、思維方式，
通過某一種特殊的表達方式，讓人們很容易理解。

——淨因大和尚

送他到學院門口，「他笑笑的，還有一絲調皮地背着他的小包，興高采烈地就上了車。雖然神色略顯疲憊，但仍是充滿活力的。」因此，當那日清晨接到法師離開的消息時，王冰的第一反應，竟是誤解法師又出差了，「以為是法師又飛去南京上課了」。

「哪怕到現在為止，其實還是不太覺得他離開了我們。」王冰坦言，法師的存在感太強，「只要在的時候，你就能感覺到他的活力，他從來都是講話鏗鏘有力，常常幽默地調侃，是一個很有生命力的人。」她想起淨因法師的「來者不拒」，「法師把他自己捨給了所有人，對所有來找他、拜訪他的人都一視同仁。」這正是法師慈悲心與平等心的體現。

無聲教化與人才的播種

追憶法師的行誼，王冰認為他留下的最深遺產，是對佛教人才培育不遺餘力的支持。「淨因法師總是鼓勵遇到的每一個人去深造讀書。」王冰說，並提及一位來自中國佛學院的昌如法師，在其悼文中提到，當年幾次因緣不具足，幾乎來不了香港讀碩士，淨因法師卻一再鼓勵他：「你但凡能來一定要來，如果有什麼需要幫助的地方就開口，能幫的一定幫。」

後來昌如法師不僅完成學業，更有因緣在人大繼續攻讀博士，成為中國佛學院副教授及碩士生導師，全賴法師當年的推動。香港珠海學院的「寶蓮禪寺獎學金」，亦是法師為鼓勵青年僧侶進修而設。

為法而來，緣盡猶續

採訪末了問及王冰，若有機會再對法師說一句話，會是什麼？她沉吟片刻道：「希望法師好好休息，去去就來。」話裏滿是深切的痛惜。人生在世，本就是一個不斷學習告別的過程。去年九月，王冰才送別母親，當時淨因法師本應前往南京，仍於百忙中專程留港，為其母主持法會，封棺說法，令她感恩銘記。

如今，淨因大和尚的身影已化作一縷清風，但他所奠立的「應用佛學」精神、所點燃的無數求法心燈，卻如暗夜星辰，緣起不滅，法音長存。



圖為香港珠海學院佛學研究中心，客座教授溫金玉，與淨因大和尚的合影。

為法而來： 痛悼淨因和尚

文：
溫金玉

22日上午坐在書桌前，手機微信響起，一位同事發來資訊：淨大清晨往生了。頭嗡一下就亂了，趕快打過去電話，急問：「哪個淨大？」最終得到令人震驚的答案，眼淚不由就湧了上來，那位睿智、幽默的法師就這樣不辭而別，那位說好了元旦後聊事的總監就這樣離我們而去……

那碗笑罵皆禪的山西麵

12月6日至7日，由香港寶蓮禪寺與香港珠海學院佛學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國際戒律學研討會剛剛舉行，和因師在一起的情景，如電影般一幀幀地閃過，那樣的神情，那樣的聲音，歷歷在目，難以忘懷。

因師每個學期都會來香港珠海學院上課，中午時常會給他做一碗山西麵，大家邊吃邊聊工作上的事。一次我妻子去日本看望女兒了，我就自己給他煮了一碗麵，他吃了一口說：「你這什麼水準，做的飯這麼難吃！」邊說邊笑着還是吃完了那碗

麵。這樣的情景，今天想起來，覺得很溫馨，也很難受，活生生的一個人，就這樣硬生生地分離了。

我能在香港珠海學院訪學常住，完全是託了因師的福，日常給了我無盡的照顧，看我家裏電飯煲小，就化緣了一個大的給我。下山常會帶些茶葉或念珠等結緣品給我們，時時溫暖着大家。

日常相處，見面就是談工作，語速極快，思維敏捷，一走神就跟不上他的節奏，也完全插不上嘴。和他談事，他總是說先拿個方案來，不能口頭空談。這樣的行事風格給我很大的啟發，改變了我多年來隨意談事的習慣。

他有無數的設想，想辦空中佛教大學，想做精品課程，想將佛學中心提升為漢傳佛教研究院，想編輯一套應用佛學叢書，想連續召開五屆國際戒律學會議，想辦中華文化園、大嶼山茶園，想設計茶禪資料庫，想做長老的口述史、年譜，還有數位佛典，AI與佛教等。和因師在一起，沒有世間語，沒有閑雜語，永遠是工作，永遠是創意……

落日大佛下的囑託

因為年齡相仿，又相識多年，在一起沒有任何距離感，也從沒有覺得他是高高在上的大法師，感覺就是一個教研室的同事。今年佛誕節，上山參加，許多人與他聊天，慢慢人散去了，我也要趕五點多的末班大巴車下山，他突然喊住我說：「還沒有陪你浴佛看荷花。」

就這樣從法堂出來，先一同浴佛，後一處處講解，完全沒有大方丈的派頭，只是一個擔任講解的志願者。直至大佛腳下，我向他告辭，他突然很嚴肅地和我說：「人這一生很短，一定要好好做事。」

溫老師，咱們一定要努力做事。」

落日餘暉照耀在大佛身上，光又折射下來，也許是此時此地的因緣，我看着他，突然感覺到那般神聖，他彷彿一瞬間從講解員又回到法師的位格，我情不自禁給他頂了禮。

回望因師的一生，感覺就是為大法而生。我們常常讚歎法顯、玄奘大師為法忘身的願力，看看因師他們同樣於海外十餘年求學，甘於寂寞，學成回來，奉獻眾生。他的一生很簡單：讀書、弘法，命裏他就是佛的孩子。

百寶箱中的孤獨行者

如果聽過他的講座，或有上過他的課，就知道他確實是難得的金牌講師。他的PPT，一個連結套着一個連結，其中有視頻、有動漫、有文字、有圖片，像是一個百寶箱。我曾與一位同事私下聊天，覺得因師的背後應是有一個技術團隊在支撐。

有一次我實在忍不住好奇心，問他這樣複雜的系統是什麼人幫忙做的，他直接說：「是我自己做的呀！」還反問我：「你說誰能做出這麼複雜的佛法課件？誰能準確理解我的想法後又能準確表達出來？」我聽後很是讚歎，也很慚愧，知道了他為什麼會那麼忙、那麼累，是我們配置太低，無法與他同頻同振。

因師在珠海學院每個學期都有課，他總是以問題為導向，先提出問題，然後再一個一個來解決，感覺上他的課就是參加面試一般。他提問沒有定式，有時是佛學問題，有時是應用話題，還有AI新科技的主題。

我也被多次點名，說實話，有些問題是知道的，但為了啟發同學，還是假裝不

懂，讓因師來層層解剖；但真有些問題完全不懂，成功地被因師難住過幾次，感覺在同學們面前很丟臉。所以旁聽時常常忐忑不安，注意力高度集中，後來也逃了多次課。感覺他這樣的啟發式教學對同學很有意義，重在引發思考，提煉問題意識，答案其實是次要的。

因師很忙，也很累，他不止一次和我說：「很羨慕你，可以安安靜靜坐下來讀書寫作，我是身不由己，沒有辦法。」我感覺他是表達真實的心聲。如今唯一可交待因師的是，所承擔的《香港佛教百年傳戒史》課題，終於在12月初國際戒律學研討會前完成，算是沒有辜負因師的期望。

鳳鳥、佛音與無盡的思念

19日的晚上，我夢到了如鳳凰一樣的大鳥，振翅舞動，越飛越高。20日於凌雲寺講《地藏十輪經》時，在課堂上還和學員分享，昨晚夢到了大鳥在飛，一直在飛，當時也不知此夢是何意？想不到隔日因師就走了……

22日下午六點多還發生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東林寺結緣的念佛機在紙箱中竟自動念了起來，時隱時現。我一開始還以為是寺裏派人到學校因師的宿舍念佛，打開門出去看，他三樓房間黑黑的，回來後隱約的聲音還有，找來找去最後在一個紙箱中找到了這個念佛機。可能這也是天意，提醒我們為因師助念：「祈願因師蓮登九品，花開見佛，不捨眾生，乘願再來！」

寫下這些回憶的文字，多有不忍、不捨，想到曾讀過的一首詩，很能表達此刻對因師的緬懷之情：「我有數行淚，不落十餘年。今日為君盡，並灑秋風前。」

（此文為節錄版）

感恩寶蓮

報恩眾生



您常說：「出家人要多發心為常住做事」。您教誨我們：能有機會為道場出力，在做事中成長，應當心懷感恩。您總為我們爭取鍛鍊的機緣：即使我們笨手笨腳，偶然把事情辦砸，您也從不生氣，只是笑着拍拍我們的肩：「沒關係，邊做邊學。怕什麼？有我在。」那一句「有我在」，曾讓我們心安如山。

—— 聖心法師



2020年，天壇大佛首次大型維修前，淨因大和尚與衍空法師到大佛前視察。

淨因大和尚 與大佛有緣

文：字柔

很多人不知道淨因大和尚與寶蓮禪寺的深厚緣分，始自80年代天壇大佛的籌建時期。當時，這座史無前例的戶外青銅佛像工程浩大，造價高達6,000萬港元。寶蓮禪寺廣納十方善款，最終仍有500萬元的資金缺口。大和尚憶述：「當時，我最尊敬的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老居士堅定地說，絕不能讓大佛工程因此停擺。他一口承諾，這500萬由內地佛教界承擔。」

那時，淨因大和尚剛剛於揚州大明寺出家，正趕上這場動員全國佛教界的籌款盛事。在那個教師月薪僅24元人民幣的年代，上至高僧大德，下至沙彌小僧，幾乎人人響應，大和尚身上只有一塊錢，他毫不猶豫捐了出去。

「那時候，香港是我們心中的東方之珠。在如此美好的地方建造大佛，大家都充滿期盼。」大和尚回憶道：「過往多是香港援助內地，我受戒時的袈裟，便是由寶蓮禪寺第五任方丈聖一大和尚所捐贈。第一次能為香港出力，大家都很興奮。莫小看這一塊、兩塊錢，上百萬人從此與大佛結下善緣。」

最終，內地佛教界籌得300多萬元，加上趙樸初居士捐出個人的「庭野和平獎」獎金，湊齊500萬元送到香港，令寺內長老們感動不已。



海外留學 受恩寶蓮

因緣奇妙，這筆原為大佛而籌的款項，最終輾轉幫助了大和尚度過海外求學的難關。隨着天壇大佛備受關注，善款源源不絕，內地籌集的500萬元最後並未全部用上，再加上有楊釗居士的資助，寶蓮禪寺董事會遂發願，全力支援培育中國佛教接班人。

90年代，大和尚在海外留學，日子清苦，常為學費沒有着落而發愁。「就在這困頓之際，寶蓮寺知道了情況。從92年開始，全數支付我們的學費及住宿費，讓我們可安心讀書。」這份恩情，大和尚始終銘記在心。

「寶蓮禪寺後來很多殊勝的因緣，天壇大佛都是源頭。一尊大佛的建成，帶來了無窮無量的善法。所以我特別感恩前人當時那麼辛苦修建大佛，開啟了其後所有的善門。」

報恩寶蓮 擔任方丈

2015年，寶蓮禪寺遴選方丈，當時大和尚忙於教學，忽接健釗法師來電：「董事會已投票決定，由你來當方丈。」

大和尚回憶道：「實話實說，我覺得在學校教書挺好的，從來沒想過當方丈。當時我一臉茫然回答着說：『你知道我不懂管理的。』但老和尚一句話厲害：『反正我們已經選了，來不來，你自己看着辦吧。』」

電話掛上，大和尚想起的是寶蓮禪寺多年的培育之恩。「畢竟我是寶蓮禪寺培養出來的。」飲水思源，大和尚接下重任，2015年成為寶蓮禪寺第八任方丈。

大和尚與寶蓮禪寺的緣分始於大佛，沒想到，天壇大佛首次大型維修的重任，最終又回到了大和尚肩上。

三十年來，大佛受海風與鹽霧的洗禮，銅身日漸斑駁，大型維修的念頭，早已在寺內醞釀多時，但作為歷史上第一尊戶外青銅大佛，其維修全無先例可循，過程充滿變數。「如何修？應不應該修？」處處是難題。

有人認為銅鏽是古樸之美，不應清除，但經過科學的驗證，現代的酸雨與空氣污染嚴重，若不維修檢查，可能會對大佛銅身造成不可逆轉的損害。有不少善信上山禮佛時，亦向大和尚傾訴：「看見大佛臉上銅鏽斑駁之處，仿似掛着兩滴眼淚。」這番話深深震撼了大和尚，「相好光明的大佛，能夠給人希望、給人力量。倘若在信眾心中，大佛成了一尊憂鬱的佛，我會有非常重的負罪感，不修，過不了自己這一關。」

不忍大佛淚

縱使困難重重、壓力如山，董事會也下定決心：必須修，且要不惜代價地修。

大佛維修絕非普通工程，而是修復信仰力量之聖物。大和尚對工程要求非常嚴謹，在清除銅鏽之餘，必須修舊如舊，確保大佛原有的藝術美感與神韻不能有一絲損壞。為了制定最完美的方案，團隊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進行研究：南京工業大學的專家在實驗室反覆試驗了兩年，負責維修的南京晨光在廠內進行了上千次的數據驗證，各大大小小的專業會議開了近百次……終於，2020年6月，維修工程正式啟動。

「大佛就是我的老師」

最令人掛心的莫過於颱風。維修用的棚架雖可抵受颱風風力，但仍須在颱風來襲前快速拆卸，以免對大佛造成損毀。或許是這份不辭勞苦的願心感動了天地，在維修進行得如火如荼的2021年，整個風季竟無颱風正面吹襲。直到9月尾，大佛上半身工程完成，棚架已拆卸至低處，兩星期後的10月才迎來當年第一個八號風球。大和尚不禁感慨：「法不孤起，仗境方生，一切善緣成就了這個奇蹟。」

隨着維修圓滿，大佛莊嚴法相重現眼前，色澤沉穩，相好光明。大和尚凝視着重修後的大佛，懸着的心終於能夠放下，所有的辛勞，都值得了。

「身為出家人，大佛就是我的老師，恢復老師的相好光明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即使困難再多，再苦再累，但當認定這是不可推卸的使命時，便能堅持到底。」

大佛臉部工程圓滿，難得搭建了工作平台，可如此親近大佛，兩位法師都很高興。衍空法師鬼馬地湊近大佛，想聽聽大佛跟他說什麼，逗得淨因大和尚哈哈大笑。





修行既要在孤峰頂上，
又要在紅塵浪裏。

——淨因大和尚

寶蓮之願

文：字柔

寶蓮禪寺雖遠在大嶼，卻似近在咫尺，常駐人心。

歲首元旦，叩鐘祈福，大佛慈顏微笑，無人機夜空中光影流轉，化作漫天祝福，與大眾同願同行；盛夏荷花展，疊石映日，清風徐來，引領人們在荷香之中養心、靜心；踏入秋冬，「佛你跑」鳴槍起步，各路健兒匯聚大佛座下，強健體魄，磨鍊心志。這一切，皆源於淨因大和尚的用心構思。在他心中，寶蓮禪寺絕非僅是祈福拜佛之所，更是讓佛法走入人間，讓眾生洗滌塵心、共沐法喜的大眾道場。

荒園裏的心願

那天，為了準備這期的紀念特輯，《溫暖》隨大和尚的近身侍者，重訪他在寶蓮禪寺的昔日足跡。行至一片荒蕪樹林，攝影師眼睛銳利：「這些是茶樹嗎？」原來此處正是昔日曾有20萬棵茶樹的昂坪茶園，後因管理中斷而荒廢數十載。侍者說，大和尚一直默默耕耘，矢志要生態復修此茶園。



寶蓮寺盛夏荷花展，人們在花影中安心、養心。

復興茶園，想來已覺艱難，但大和尚知難而行，只為有朝一日，大眾能以一盞茶，親證「禪茶一味」的千年心傳。

為何要做那麼多？侍者說，祖師禪「念佛是誰」非人人能契入，但大和尚常言，任何眾生都不應放棄。以花養心，以茶潤性，叩鐘覺醒，跑步養身，接引不同根器的眾生，各得其門而入。

守住心城

大和尚曾在《溫暖人間》撰文開示：「六根不淨，是生命痛苦的根源。」

他以城池作比喻：「我們的肉身如同一座城，眼、耳、鼻、舌、身好比城門，而『意』如同守城的士兵。能否守住城池，關鍵在於增強內心的力量。若能讓守衛五門的士兵聽從內心主帥的號令，當看則看，當聽則聽，當說則說，當行則行，就能戰勝一切！」

所以，大和尚一直念茲在茲，要將寶蓮禪寺打造為「沉浸式多元文化體驗基地」，透過一系列的五感療癒活動，幫助大眾在看、聽、觸、嘗之間修煉自心，獲得真正的身心安寧。

沒有免費午餐

這份宏願，感動了身邊許多人。前立法會議員蔡素玉，便是大和尚緊密合作的夥伴之一。

蔡素玉與大和尚相識於大佛維修期間。那時難得可登上工作平台親近大佛，有朋友邀請她同往，大和尚熱情好客，留下眾人吃飯。蔡素玉笑着回憶初見情景：「他說話風趣鬼馬，經常開玩笑。相處起來就像跟大學老同學聊天一樣。」

然而談笑間，話題總離不開他滿腦子普利眾生的大計。

第一次見面，大和尚便問：「我們辦一個元旦叩鐘，好不好？」蔡素玉答：「好，有何不好？」大和尚順勢道：「那

你也來幫忙吧！」她熟知政府運作，於是幫忙申請審批、邀約嘉賓……

第二次，大和尚又請吃飯：「我們復興這裏的茶園，如何？」蔡素玉說：「好，有何不好？」大和尚又說：「那就交給你。」蔡素玉打趣道：「真的沒有免費的午餐啊！」隨即又幫忙申請用地……

第三次，大和尚再請吃飯：「我們辦個荷花展，可好？」這次不待大和尚開口，蔡素玉便搶先道：「我幫你辦吧！」於是，蔡素玉引薦了香港園藝學會的專家給大和尚認識，展開了一段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種蓮之旅。

蓮花之願

大和尚曾言，禪寺背靠彌勒山和鳳凰山，加上天壇大佛所在的木魚峰，形成三面環山，中間平地的格局，在老和尚們眼中，這宛如一朵盛開的蓮花，故名「寶蓮禪寺」。



每一朵盛放的蓮花都是大和尚的願心和堅持。

所以，大和尚心中始終繫着一個願，希望能夠讓這代表佛教清淨無礙、又承載中華文化高潔正直的君子之花，能在這「蓮花寶地」中處處盛放。

奈何，昂坪風大多霧、溫度不夠高，並非蓮花生長的理想之地。香港園藝學會會長徐荷芬當日應大和尚邀請上山商議種蓮大計，內心並不看好，「第一次上山時，其實我是打算勸退大和尚的，要在昂坪這樣的環境栽種蓮花，幾乎不可能。」

但大和尚並非輕易言棄的人，縱然徐荷芬不停向大和尚分析環境種種劣勢，但他的決心都未有動搖。「大和尚真的很有大智慧，在談笑之中，你慢慢就會被他說服，他說：『不要緊的，我們都要先嘗試一下，不試過，又怎麼知道呢？』最重要的是，大和尚不會讓你感到有壓力，如果條件不足，他就去想方法創造條件，最重要是讓他知道問題的原因。」

結果，下山時，徐荷芬被大和尚的誠意與決心打動，決定全力支援大和尚試種蓮花。經過三年的經驗累積，大和尚再次化不可能為可能。去年盛夏荷花節，寶蓮禪寺展出400個品種、近4,000盆蓮花。花影處處，每一朵綻放的蓮花，都是大和尚的願力與堅持。

願力、行動力、親和力、魄力

就是如此，很多人被大和尚的願力、行動力、親和力感染，一起實踐大和尚的弘法大願。蔡素玉特別佩服大和尚的魄力：「我只參

與他眾多宏圖大計的其中三個，每個活動，我分擔的工作也不到十分之一，但我也感吃不消！他事事用心，每時每刻都去想如何可以做大、做好、做莊嚴。他做的事情，真的多到非普通人能想像。」

蔡素玉還清楚記得，大和尚曾描繪過他心中的大藍圖。「他的宏願真的很大，心心念念，希望有一日寶蓮禪寺，甚至整個大嶼山，可以成為中國佛教的南大門。」她感歎：「中國佛教現有四大名山，他希望這裏可成為第五大名山，他亦一步一步朝着方向邁進。無奈這份宏願如今只行至半途，實在可惜。」

以身為燭 點亮眾生

我們跟隨侍者，來到大和尚平日工作的房間，門外設有一按鈴。侍者輕聲道，大和尚工作繁重，不敢輕易打擾。送餐時，僅將餐點置於門外桌上，按一下鈴讓大和尚知道。很多時大和尚清早便開始工作，直到夜深仍未休息。

蔡素玉回憶起最後見大和尚消瘦了。她關心道：「大和尚，你瘦了不少呢。」大和尚一如既往地開玩笑：「我瘦了，你不是應該恭喜我嗎？」

「那時，我還以為他是刻意減肥，笑笑就算。」她感慨：「現在回想，他把所有精神時間都投入到弘法利生之上，從來都沒有顧到自己。」

侍者帶我們走過大和尚昔日的生活足跡，臨別前我們問：「如果最後可以跟大和尚說一句話，你會說什麼呢？」

侍者沉默良久，輕聲道：「我只想跟他說聲：大和尚，好好休息。」

大和尚一生行願無盡，燃身為炬，點亮無數眾生。🔥



大和尚，好好休息。

淨因法師部分出版著作精選

編著兒童教育類書籍：

- 總策劃《三合一十全人格教育系列兒童繪本》（香港:新雅, 2009）
（此套繪本獲中國2009年「冰心兒童圖書獎」）



兒童教育類著作：

- 《神鼠傲傲》（新雅, 2009）
- 《為水而戰》（新雅, 2009）
- 《三個莫名其妙的問題》（新雅, 2009）



編著兒童教育類書籍：

- 副主編《簡明標點大藏經》（華僑出版社, 北京, 1998）
- 編委《乾隆大藏經》（排印勘正句讀本, 中國書店, 2009）
- 《佛學教科書》第一冊（英文版, 英國小學佛學教科書）（倫敦:Science, 2000）
- 《佛學教科書》第二冊（英文版, 英國中學佛學教科書）（倫敦:Science, 2001）
（英國有四千多所大中小學採用此書為佛學教課書）

佛教經典類著作：

- 《五戒的現代意義》（上、中、下冊）（香港:東蓮覺苑, 2002-04）
- 《六祖壇經導讀及譯注》（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3）
- 《淨土三經導讀及譯注》（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4）
- 《金剛經・心經導讀及譯注》（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4）



編著佛教文化及心靈類書籍：

- 編委《佛教與人生叢書》（香港大學, 2003）
- 主編《敦煌心靈之旅》（香港:商務印書館, 2004），（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0）

佛教文化及心靈類著作：

- 《標點百丈清規》（華僑出版社, 北京, 1998）
- 《煩惱化菩提》（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4）
- 《干戈化玉帛》（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4）
- 《捨己為人》（香港商務印書館, 2004），（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0）
- 《果與因》（香港商務印書館, 2004），（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0）
- 《一念之間》（香港商務印書館, 2005），（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0）
- 《快樂之門》（香港商務印書館, 2005），（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0）
- 《愚子心耕》（東蓮, 2006）



- 《隨緣自在》（香港:東蓮覺苑, 2006）
- 《心經簡林》（天地, 2007）
- 《佛教的孝道觀》（東蓮, 2007）
- 《佛智今用》（天地, 2008），（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9）
- 《安忍精進》（天地, 2009），（中華書局, 2011）
- 《逆境中的從容》（天地, 2010），（中華書局, 2011）
- 《有佛法就有辦法》（香港:天地, 2012）
- 《佛教二千六百年入門》（香港:中華書局。2021）



其他專著：

- 《健釗長老紀念文集》（香港:三聯書店。2021）
- 《智慧長老紀念圖文集》（香港:三聯書店。2021）

2004年，淨因大和尚與衍空法師到訪《溫暖人間》辦公室，因師的燦爛笑容已成追憶！

